



# 帝國主義與中國農村經濟

朱逸之



## 雖

然我們不能說，目前一切的農民問題，都是帝國主義侵入以後所引起的，但無論如何，我們不能否認帝國主義的侵略，是農村經濟崩潰的主要的原因，因此也是農民問題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。

帝國主義對於落後國家的經濟侵略，主要的形式，是原料的掠奪與商品的推銷，對於中國也是如此。

中國的物產非常豐富，是帝國主義的最好的原料掠奪地。又因為中國的人口異常衆多——約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——所以又是帝國主義推銷商品的最好的市場。因為如此，中國就成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最好的對象了。

在中外正式通商以前，即在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前，

外貨的輸入，為數還是不多，而且輸入品以鴉片為大宗。

而鴉片的推銷，最大部分是在都市中，吸食者也以商人及地主及少數富農以外，農民之嗜好鴉片者絕少，在有些區域，簡直沒有。因為如此，鴉片的輸入，當時在農村中所引起的影響，比較的是不十分嚴重。

但在這裏，我們必須明白，我們祇能夠說，鴉片的輸入，當時在農村中所引起的影響，不十分嚴重，決不能說，完全沒有一點影響。雖然農民之嗜好鴉片煙者，為數很少，但因為商人及一部分地主嗜好鴉片，所以他們在經濟上就受到鴉片的壓迫。他們既因嗜好鴉片而致經濟上感受或

大或小的壓迫，於是他們就要加緊對農民的剝削，農民就間接受到鴉片的影響；——但一般說來，較之以後之帝國主義的商品掠奪，又是極微小的。

開始於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鴉片戰爭的結果，中國是失敗了。中英江寧和約，就在一八四二年成立了。在江寧和約中，除了割地賠款以外，復載明：

『中國開廣州、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上海五個地方為通商口岸。』

『英商貨物照例納進口稅後，准由中國商人販運內地各處，不得重加課稅。』

這不僅是承認正式通商，而且還予外商特別的待遇，惟恐其經濟的侵略不能發展。

中英江寧和約訂立以後，一八四四年又與美國締結中美修好條約，與法國締結中法修好條約；這些條約，都是一種最惠國的條約。這就是說，英國在鴉片戰爭的勝利中所獲到的在中國通商的特殊權利，又普及到美法各國去了。

比利時、荷蘭、德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各國的最惠國條約也訂立了。不久以後，其他的口岸也相繼開闢了，各種子外商特別優待的奇奇怪怪的不平等條約，也相繼成立了。

在這些不平等條約成立以後，一船船的廉價的原料，就從中國載運出去了；而一船船的商品，又從外國運到了中國來了。於是一種空前的急劇的變動，就在中國農村中開始了。

在這個時期以前——即在帝國主義商品經濟侵入中國農村以前，農民的生活是樸質的安定的；但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以後，舊日的一切一切都變動了。

首先因為帝國主義在中國掠奪原料的結果，各種日用品的價值開始高漲起來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商品，在市場上代替了原來的手工業製造品，這對於自然自足的農村經濟，是一個致命的打擊。

在各種輸入品中，棉紗織物——特別是棉織物——在數量上最占多數，在實質上也最重要。而輸出品中，則以糧食食品為主要。

衣食住行，是人類生活的要素，尤其是衣食。

因為糧食品輸出的原故，各種糧食品的價值高漲起來，這對於農民的日常生活，引起了極大的恐慌。而棉織物的輸入，更使農民在『衣』的部分又起了變化。

本來農民的服裝，都是一種很粗劣的杜布製成的，除了地主及少數富農以外，日常穿綢著絹是絕無僅有的。

杜布的原料，就是棉花。在中國，棉花的產量是很豐富的，幾乎各省都有。許多農民都在自己的田地中種植棉花，即使自己沒有棉花，到市場上去買，價值也是很便宜的。

新式的軋棉機，在當時是沒有的；但農民利用他們的勤勞不怨的天性，用一種簡陋的器具，即是配置上面一根鐵條，下面一根較粗的木條的簡陋的軋棉器具，軋去了棉核。又用一種弓弦式的『彈棉花琴』來把棉花彈之成絮。又用一根藤條和一塊盾牌，軋之成為棉條；然後用為紡紗。

新式的紡紗機，不用說是沒有的，那種簡陋的木製的紡紗器具，不僅生產的速度非常之緩慢，而且其產品異常之粗劣。

紗紡成以後，而後織布。鄉村中的織布器具，非常笨重；但是這種龐大粗笨的織布器具，其效用是很有限的。本來因為紗的本質異常粗劣，加以織布器具又極惡劣，則其出品之慢而壞，自不待言。

但由棉花軋去其子，彈之成絮、紡之成紗、織之成布，無論其勞動過程如何緩慢而且麻煩，農民可以利用他的勤勞不怨的天性，從事這種勞動，所以在這裏，農民雖然辛苦一點，而對於他的生活上，是沒有妨礙的。

這種產物雖然異常粗劣，不適於那些高貴的千金小姐閨

閑名媛的又白又嫩的玉體；但無論牠的質地如何粗劣，在農民是可以用以蔽體、可以用以禦寒，所以對於農民，依然是需要的。

從棉花到杜布，其間雖然要經過無數時間的勞動，但這些工作，農民都是優於為之，所以縱然農民自己沒有棉花，而買棉花來彈之成絮、紡之成紗、織之成布，其所費也是無幾。雖然由棉花到杜布，須要經過許多器具來工作，但這些簡陋的器具，是容易置辦的；差不多每戶農家都具備有這些全套的器具。而且這些器具雖然簡陋，却也不容易損壞，例如一架織布器具，往往可以用幾代之久。所以當時農民在衣的方面，幾乎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

再進一步說，在當時，穿綢著絹，已經算是最闊綽的了。農民雖然不能日常穿著綢衣絹服，但在那些產絲區域，農民總有一二件綢絹衣服，以為新年令節及喜慶吊賀時穿著之用。因為這些既沒有現下那種綾羅綢緞那樣美麗華貴，也不過用簡陋的器具製成，雖然成本比較貴一點，但農民大部分也能夠自己紡織。而在這些區域，農民幾乎是無家不養蠶，所以每家都要採繭織絲，因而原料並不感缺乏。

因為如此，那時的農民，不僅在衣的方面，沒有問題，

而且他還可以在農事之暇，從事紡織，以所生產的紗布，入市求售，以補其生活之不足。因為農民雖然無家不紡織

，無人不能紡織，但在城區市鎮上的商人士人及一部分手工業者，却並不自己從事紡織，所以他們的衣料，大部分

都是依賴農村供給。所以農民不僅自己沒有無衣之苦，而且還以紡織為主要的副業，生活的主要的源泉之一。

自從外國棉紗及棉織物輸入以後，這種情形就完全改變了。

先就外國的棉紗來說。這些棉紗是由精良的機器紡成的，不僅成本輕，而且品質異常精良。紗的條子是很細，很均勻，而且很堅固，不易斷。反之，中國農民所紡的紗，不僅工程浩大，而且多耗原料；而所紡成的紗，又是粗而不勻，鬆而易斷，外觀既極惡劣，更不適於實用。

所以自從外國棉紗輸入以後，農民原來的杜紗，就被其所排斥。

外國輸入的棉紗，固然很精良，但要把這些精良的棉紗，織成精良的棉布，還需要一種精良的織布機。農民自然是沒有這種織布機的，但這種精良的棉紗，在農村中依然很流行。因為農民將這種外國棉紗——即俗稱洋紗——作為經線，以自己的杜製棉紗作為緯線，由中外合璧所織成

的布，固不及洋布那樣精美，但比較以前的杜布，總算好得多了。

但在這一個變革過程中，農民是處於一個比較以前不利的地位中。因為本來由棉花到布之完成，都是農民自己的勞動，可以不假手於別人，所以在這方面，農民是獨立的生產者。但現在，經綫是依賴外國紗了，所以農民已經喪失了獨立生產者的資格。農民在這方面，無疑的已經受了極大的損失。

其實這點損失算得什麼？更大的損失還在其後！

新式的軋棉機也輸入了。

嚴格的說來，這種新式的軋棉機的構造，也是很簡單，其代價也不算貴，幾十塊錢就可以買一架。——但無論如何，農民是買不起這種機器的，因此這種機器在鄉村中是很少，簡直是絕無僅有。但這種機器在各城區市鎮中，則流行得很廣。在這些城區或市鎮中，較大的米店，幾乎都

有這種機器。這些米店，平日專門經營糧食及棉花棉布的買賣，是與農民關係最密切的一種商業。這些商店，平日已經要想盡種種方法，來剝削農民；自從帝國主義商品經濟侵入農村以後，於是這種剝削關係更深了一層。這些米店的主人，利用農民貧苦，買不起軋棉機，於是就在他的

店裏，配置了新式的軋棉機，來替農民軋棉花。

○○架之多。

中國舊式的軋棉器具——軋車——由一個人使用，無論怎樣勤苦，一天總軋不到十斤棉花。但是一架軋棉機，同樣由一個人使用，一天至少能軋七十斤至一百斤棉花。這就是說，較之舊式的軋車，其速度增加了十倍，而且這軋棉機的動作很容易，就是孩童也能夠使用，比舊式的軋車輕便得多。

不僅是速度增加了，而且新式的軋棉機還有一個優點，即是由軋棉機所軋出的棉花，其核子非常潔淨，因此蝕耗很少。但由舊式軋車上軋出來的棉花，其數量的比例，較之新式軋棉機軋出來的，要減少百分之四，甚至百分之十。——即同一斤數的棉花，新式機器能夠軋一百兩，但舊式的軋車，只能軋九十六兩，甚至只有九十兩。

因為如此，大部分的農民，都將自己的舊式的軋車，置之高閣，而向米店中購買此新式軋棉機所軋出來的棉花。因此，農民對於商人的依賴，更深了一層，即其被剝奪的關係，亦深了一層。

這種新式的軋棉機，在各處流行得非常之廣。據我於一九二三年在浙江海寧縣的調查，在這個小小的縣裏——包括城區及所屬市鎮——這種新式的軋棉機，有八〇架至一

不僅棉紗與軋棉機的輸入，而且棉織物的輸入，一天天多起來，其數量在輸入品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。此外，織布機也跟著輸入了。

如前所述，紡織本是農民的主要副業，農民不僅自己的衣服仰給於此，而且還可以至城區市鎮出賣，為日常生活的主要補助。所以紡織一項，對於農村經濟是非常重要的，簡直是農村經濟生命之所繫。

棉紗棉布，以及軋棉機和織布機輸入以後，昔日農民對於紡織方面，所依賴以生活的，至此完全失去了。由外國輸入的棉布，其質地輕鬆細軟，不僅適體，而且非常美觀，較之農民自製的杜布之粗劣簡陋，真有天壤之別！而且其價值也不是十分昂貴，——比杜布的價錢自然略為要貴一點——於是城區和市鎮中人，平日本是購買農民自製的杜布來縫衣服的，至此都改用了洋布。平日農民依靠賣去了他和他家人所紡的紗、所織的布，來換購日用品的，至此幾乎完全是不可能了。

不僅洋布充斥了市場，而且因為織布機輸入的原故，各處本國商人所辦的織布廠也紛紛成立了，把這些織布廠和外國織布廠比較，自然也有天壤之別。但這些小織布廠，

在內地各城區市鎮中，也能夠有很快的發展。據我於一九

一九二一年  
一九二二年

三七、七三二、九六〇  
四三、四七二、四七二

二三年在浙江海寧調查，在這一縣中，小規範的織布廠，

有八家之多。

洋布及機器棉織布流行的結果，不僅城區和市鎮上的人都摒除了杜布，而用這些洋布及本國織布廠的出品，就是農民本身，也不能不到城裏或鎮上來購洋布了。

棉紗的輸入，是逐年增加的，例如印度紗的輸入，在一八七五年，僅有六一〇、〇〇〇擔，但到一九一二年增加到一、二九六、五七八擔，一九一三年爲一、三三〇、五六七擔，一九一七年更增加到三〇、五五六、二七八擔，一九一九年爲四一、六〇五、五〇一擔，一九二〇年爲三九、二三七、三三四擔。日本紗的輸入，在一八七五年是一〇、〇〇〇擔，但到一九一二年已突增至九四九、八〇一擔；自一九一三年至二二年，這十年間，日本紗的進口一年有增加，其數如下：（單位擔）

一九一三年	一、三〇〇、九二一
一九一四年	一、三三一、七三九
一九一五年	一、四五五、三四五
一九一六年	一、三五一、〇〇六
一九一七年	二九、〇八六、九四四
一九一八年	三五、三五八、八八四
一九一九年	三〇、五二五、二〇七
一九二〇年	三四、七二五、二一七

英國紗的輸入，在一九一二年還只有一〇、九六五擔，到一九二〇年已增至一、二八五、八六七擔。

不僅是輸入，而且帝國主義還在中國領土內直接開設紗廠和織布廠，以便更直接的進行侵略。據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於一九二七年的調查，在中國領土內的外國紗廠，計

日本紗廠四五家，資本總額爲一五六、二〇〇、〇〇〇元，又一〇、四〇〇、〇〇〇兩，錠子數一、三八〇、〇二二枚；英國紗廠四家，資本總額五八、四五〇、〇〇〇元，又八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兩，錠子總數二〇五、三二〇枚。

棉織物的進口，其數量更多，雖然我在這裏不能舉出準確的統計數字來證明，但海關的報告，已經明明指出，棉織物是輸入品中最主要的一項。

在中國境內的外國織布廠，單是上海一地，已有英廠四家，織布機二、三八八架；日廠九家，織布機五、八三六架。

這種紡織業方面的革命，實在是農村經濟崩潰的最主要的因素！

此外，各種商品的輸入，在農村也起了很大的影響。

肥皂是農民的日用必需品之一；在外國肥皂沒有輸入以前，農民日常洗衣，是用一種植物，即所謂皂筈。這一種植物，幾乎是到處都有的，農民可以任意在山間或鄉中採摘，幾乎是完全不需要拿出代價去的。但是這種沒有經過化學提煉的東西，用來洗滌衣服，雖然不能說是完全沒有作用，但總是不十分有效，而且用皂筈來洗衣服，使衣服容易損壞。農民還一般的通用一種所謂『灰鹹』來作洗滌之用。但是這種東西的功效，只能去油膩，而不能去一般的污點。尤其是這種東西更容易損壞衣服。

自從肥皂輸入以後，雖然不像皂筈那樣可以無代價的取得，但因其去垢的功效偉大，而且不易損壞衣服，所以農民都樂用之。但因此農民又多了一筆開支了。

年來在通商大埠，中國人自辦的肥皂廠，雖也有開設，

但農民在日常生活中這筆新增加的開支，已經是無法減去了。

在從前農村中燃燈所用，除了敬神所剩下來的臘燭以外，平時都是用菜油的。菜油雖然也需要錢去買，但農民大都自己能榨取菜油，所以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，這筆的支出是很少的，甚至完全沒有。但自從煤油輸入以後，立刻代替了菜油的地位，成了農民不可少的燃燈取光的原料。

洋燭的輸入，在農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，中國舊有的柏油燭，因洋燭的輸入而漸次衰落了。以前的柏油燭，是僅次於菜油的農民燃燈取光的必備之物，現在是由洋燭來代替了他的地位；現在的柏油燭，僅只供一般迷信者點來拜佛敬神而已。

洋燭代替了柏油燭，這個變革在農村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影響。因為舊日農民所用的柏油燭，雖也要出錢到城裏或市鎮上去買，但柏油燭的原料——柏子——都是鄉間的產物，商人向農村中購買柏子，製成燭後再賣給農民，在農民不過是給了製造者一點勞動的代價，因為他在沒有向商人購買柏油燭以前，他已經收了商人給他的柏子的代價。

農民完全要從自己的荷包裏拿出錢來，比較以前購柏油燭，其關係完全不同。

各種食品的輸入，特別是各種海味的輸入，也立刻在農村中普遍暢銷起來，例如海味中的各種葷，幾乎成了農民佐膳的不可少的物品。

本來，農民用膳是很經濟的，以蔬菜為佐膳的主要物品，至多是喫些豆腐和豆腐乾等。但自然不能從元旦至除夕，長年不吃一點葷味。作算農民每家每月吃兩次葷味——一般是每月兩次，即月之初二、十六，或初一、十五——那末葷味的需要，其數量也自然不少。葷味中除了豬肉以外，其次就是牛肉、羊肉，以及鷄鳴魚鵝之類。但是這些物品，價昂不易購置，而且用以佐膳，味雖美而不經吃。

自從外國海味輸入以後，其中葷——即用鹽醃過的魚——之一類，價既比其他葷味便宜，而味又不下之，加之味鹹而經吃，所以農民就極歡迎葷類。

年來本國的北貨行家，雖能自製葷類，但總不及外貨之暢銷。外國葷中，最暢銷的是海鰓魚葷，即所謂紅葷，在

長江諸省，這類紅葷幾乎沒有一個農村裏不暢銷的。

吸煙，是中國農民一種天然的嗜好。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，農民終日勞苦，生活惡劣，自然不能不找一點刺激來

安慰他的精神。於是吸煙就成一般農民普通的嗜好。

在那時，農民所吸的煙，最普通的，就是所謂老熟煙；

至於旱煙和水煙，那已不是一般貧苦農民所能常吸了。

這種所謂老熟煙的代價，是很低廉的，在十年以前，即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，在江浙諸省，一包老熟煙的代價，是五六文制錢；那時銀元一圓，可換制錢約一千另五十文，即是一塊錢可以買二百一十包。至於在五十年以前，其價自然更低，據那些年事較高的鄉老告訴我們，大約一文制錢可以買一包，甚至可買兩包。一包老熟煙，一個人儘量的吸，一天總也吸不完。

因為如此，吸煙的嗜好雖然普遍於一般農民，但農民在這方面所消耗的金錢，實在有限，因此不足以引起的生活的恐慌。

但自從捲煙輸入以後，雖然一直到現在，捲煙在農村中還不能完全代替老熟煙的地位，但牠已經深入農村，使農民在日常支出之中，捲煙的消耗，已經成為不可缺少的一項了。

在十九世紀末葉，在中國幾乎是沒有捲煙的，尤其是在農村中。但到近年，中國每年要運出七五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圓美金去購買外國的煙草和捲煙。據一九二六年海關的

報告，在這一年中，外國捲煙的進口，共有一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支。

不僅有這鉅額進口，就是在中國領土之內，外國煙草公司也很發達。在二十世紀初期，英美煙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，因為捲煙沒有銷路，所以除了化了鉅額的廣告費，在中國各處張貼和繪製各種美麗的招牌廣告以外，而且還費了很多的地方的苦力，口裏含著捲煙，遊行於街頭巷尾，以作為活廣告；而在一九二六年，英美煙公司竟發到六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圓的純利息。

這種鉅額的利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當然大部分還從農村中來的。

除了英美煙公司以外，還有許多其他的煙草公司，他們的捲煙，在鄉間也很流行。

火柴，是一種極微小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在十年以前，其代價還很低廉，二文制錢可以買一匣，現在已經漲了十倍。

雖然這種極小的東西，但牠在農村經濟中，顯然起了作用。

農民從前用以取火的東西，是火刀和火石，還有一種火絨。取火時，把火絨放在火石上，再拿火刀來擊火石，就有一種火光射出。雖然這種原始式的取火方法，在手續上

很麻煩，而且容易要燒手，尤其不是幼童所能為之；但這種取火方法，在金錢方面計算，是很經濟的。二十文制錢買一把火刀，如果不是遭意外，把這把火刀失去了或弄壞了，那末這種火刀，至少可以用一世紀。火石也很便宜的，而且一塊火石，可以用至經年之久。一文制錢的火絨，至少可以用十天而有餘。從這種計算起來，農民關於取火一方面所支出的金錢，實在有限。但自從火柴輸入以後，情形就不同了。

雖然火柴一匣的代價，也只有兩文制錢，但一匣火柴，至多只能用三四天，在人口衆多的農家，平均每天要用一匣。這就是說，關於這方面，農民的支出，比從前增加了四倍，乃至十倍！

這雖然是件極微小的東西，但牠每年消費總數計算起來，也很不小。除了國內自製的火柴不算外，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年，單是外國火柴的進口，其數如下：

年 分	輸入數量(箱)	價格(海關兩)
一九一二	三〇、〇九〇、〇二〇	六、九八五、一四六
一九一三	二八、四四八、一五五	六、三四一、一五八
一九一四	二三、九三五、七七六	五、六二八、八八八
一九一五	二〇、九七〇、九三四	五、二七八、二三一
一九一六	二〇、六二〇、七二七	六、九七五、八八六
一九一七	一五、五九四、三二〇	五、五五五、四四三

一九一八 一三、三四〇、八二一 四、六三五、四二七

一九一九 一六、五八九、九四三 五、四三五、一四五

瓷器的。

由火刀火石火絨的原始式的取火方法，改用火柴，雖然在農民的經濟方面，是很不合算的，但因爲火柴的取火方法，簡便得多，所以『洋煤頭』——即火柴之俗稱——就在各農村中普遍的發展起來；現在，沒有一個農家不以火柴來代替火刀火石了。

陶器的發明，在中國還是很久年代以前的事。陶器在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，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東西。自從中外通商以來，一切琺瑯器具——即俗稱洋瓷——輸入以後，雖然不能完全代替了一切的陶器，但外來的琺瑯器具，立刻就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，在農村中，琺瑯用具也極有勢力。

首先是洋瓷碗，這種洋瓷碗，不僅比較陶器碗美麗，而且不易損壞。小孩子往往要把飯碗打破，但是洋瓷碗給小孩子用，不僅因爲美麗而得小孩子的歡喜，而且無論如何跌打，不會破碎。因爲如此，洋瓷碗在農村中就盛行起來了。

其次是洗臉盆。

在從前，農民所用的洗臉盆，都是木製的，還有少數是

木製的洗臉盆，其代價固然低廉，但式樣粗劣，而且極爲重笨，尤其是容易損壞——這種木製的洗臉盆，經日光一曬，就要漏水。瓷器而盆更是不適於日常使用。

自從洋瓷洗臉盆輸入以後，其代價雖然較木製洗臉盆爲貴，但因其式樣美麗，而且使用方便，故極爲一般人士所樂用；在農村中，已爲多數農家所採用，而木製洗臉盆，遂被市場上排斥出去。這一個結果，不僅農民多一筆開支，而且製造木製洗臉盆的手工業者，也爲琺瑯製造商所戰敗了。

自然不祇這兩種，在許多日常用器方面，從前是簡陋的木器製造或是陶器製造的，現在有許多是琺瑯製造品代替了。

縫衣服的鍼線，本來是一件極微小的東西，但其每年在這方面購用外國貨所消耗的，其數也是不少，因爲鍼線是農家婦女所不可少的。

此外，如各種紙料、藥料，以及各種日常用具，洋貨的勢力日益興盛，而舊日的手工業製造品，漸漸爲洋貨所排斥了。

洋貨在中國境內的發展，看了海關的出入口貨的報告，

就可以知道 8

在一九二五——二七年大革命爆發以前，洋貨的進口，原料的出口，以及出入相抵的入超，其數如下：（單位海

兩

以上，產就帝國主義之經濟的侵略部分而言，此外各種文化的政治的侵略也足以引起農村經濟的崩潰。舉例來說

現在土匪這樣多，考其土匪之所以這樣多，固是由於農村經濟破產，一般農民受生活壓迫，所以不得不挺而走險。但如果沒有武器，則縱有土匪，也不致這樣猖獗。土匪

所用的槍械，固然有一部分是由軍閥軍隊中分化出來，但大部分是由帝國主義直接間接的供給的。

帝國主義供給土匪的槍械，大部分是由旅華的牧師傳道師運販的。

在山東，土匪之多是有名的，但在那些大的土匪窟中，往往有牧師的代表長期駐留，以便購買槍械。孫美瑤的土匪改編的時候，但他的旅部——改編後他爲旅長——裏特別設一種不是顧問也不是參議的位置，安插一般外國朋友，這般外國朋友，都是牧師的代表，買賣槍械的經手人。

在一九二四年的秋天，官軍在河南一個不知什麼縣裏剿平了一個大匪窟，在這個匪窟中，搜出了大批的藥品。這些藥品都是歐美各廠的出品，據當時政府委員的報告，這些藥品不是在國內購買，而是直接由外洋運來的。當然不是由土匪派人到外洋去購買，而是牧師代爲購買來的。在廣東省農民協會南路辦事處所作的『廣東南路各縣農

民政治經濟概況』的報告中，指出南路諸縣受法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，其文如下：

安南與欽廉撫境，廣州灣爲南路中心，兩地機關重要，均被法帝國主義佔去，因此南路新經濟的不能發展，完全被法帝國主義壓服了。且廣州灣與香港遙相銜接，廣州灣與香港發生關係，法帝國主義與英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，因此南路更難堪了。

廣州之北海與瓊州之海口，早已與帝國主義訂約開埠，兩地滿佈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，教會學校與外國商店銀行，多比中國人所辦爲多；閩州在名義上雖不屬法，實際上已完全被法帝國主義的工具基督教勢力所支配，該地民衆幾完全入了基督教會。陽江之關坡、海陵島，去年曾被英帝國主義垂涎，英之兵艦，已寄泊關坡口內。英人已繪了全圖，且加於測量，如何開闢成商港，早在計畫中。

析言之：

(二)經濟方面 就農業而言，花生爲南路各縣出產大宗，自帝國主義勢力侵入，助以煤油代替花生油。今城市完全用火水(即煤油)而不用花生油，農民之業花生油者，日益減少。今則煤油專賣，價格非常昂貴。鄉曲農民，日常所用各種物品，昔時完全是土貨，當內地交通未便，洋貨亦不能充分運進鄉曲銷售；今則公路築成，汽車通行，洋貨即充分運輸於鄉曲，而農民盡用洋貨矣。就商業而言，一般有錢商人，喜歡洋人，勢力保護，大半拋棄內地商業，而就商於廣州灣各處，且廣州灣各處，有鴉片經營，可以發財。由此廣州灣各處之鴉片，可以大銷特銷於內地。

在英法兩國之紙幣，可以通行於內地，鄉間之農產品，雖然比較十年前價格增加倍餘，但舶來品如火水火柴布匹各種價格，比較十年前，却增加二倍至三四倍，農民受此痛苦，焉得不日益加甚。

(二) 政治方面 第一、南路土匪，昔時雖不敢說完全沒有，但的確是絕少。民國五年以後，廣州灣變成土匪的大本營，土匪可以全隊駐紮在赤坎各處，土匪的胡段凶品——槍彈特別是較亮槍彈——可以從香港購回，及廣州灣法帝國主義者之成千成萬供給。土匪所掠奪的物件人口，可以在廣州灣發賣吊贈，因此土匪人數衆多，槍彈充足，所向無敵。雷州因與廣州灣比較接近，受禍遂比較別處為慘。十年來雷州農村人口減消滅三分之一，農田荒棄千萬畝，婦女被刲而發賣在外當娼者，猶復不少。土匪在廣州灣香港的人數，各在千數以上，江門、漢口、海口、北

海、安鋪、梅菉、水東，各有數百人。此幫匪類，不但為害雷州南路，廣州各處，而且為禍於廣西；現在廣西陸川、博白一帶，許多土匪，係從高雷方面竄入，為害人民，實在不淺。第二、南路的軍閥貪官劣紳及一切反革命派，均聚集在廣州灣。龍濟光割據南路時，法帝國主義已慶祝其成功；及其失敗，又收留其槍械。鄧本殷及其一派逆徒，割據南路時，法英兩國帝國主義，助力不少，及其失敗，法帝國主義又收留其槍枝，并招致一派逆徒，如陳禹鑑、陳宅中等（皆雷州劣紳——原註），在廣州灣經營當審判官。

(三) 文化方面 帝國主義者到處皆設有福音堂及各種教會學校，以引誘一般頹廢不清的民眾，入其圈套。基督教勢力最兇者為北海、閩州、羅仔處，其次為陽江、水東、梅菉、雷州各處，廣州、羅仔兩處民衆，幾全數加入了基督教會，傳教的神父奉了法國政府意旨，發給許多槍

枝與當地民衆，統共歸化他們，廣州之紀家地方，此種情形較別處為甚。北洋之改會學校，英、法、美、德四國皆有設立者，在滿清時代，數徒完全包攬訴訟。鄧本殷時代，數徒更兇詭萬丈，氣勢逼人。以上情形，乃帝國主義勢力侵入南路後之大概。然而帝國主義之侵略與壓迫，多引起一般民衆——特別是農民之反抗為烈。……

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至十五日，在廣州廣東省農民協會開會的廣東第二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中，南路辦事處的負責人黃學增作了一個南路辦事處會務報告，在這個報告中，除說明南路辦事處所轄的範圍外，開始就說：

#### 「南路的農民生活狀況：

南路農民在二十七年來，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動，是各路所無的；此種變動，即是農民死亡日多，土匪日多，賣豬仔者日多，女人當娼也日多。這種變動，是因為法帝國主義者佔領了廣州灣所致的。

廣州灣係高雷地方，在南路各屬之間，在光緒二十七年（按即一九〇一年），被法帝國主義佔領。當廣州灣未被法帝國主義佔領以前，農民生活是安定的，農民所食所用，都是自己造出來的，吸食鴉片的人是沒有的，去南洋當豬仔的人是沒有的，男人做土匪，女人當娼妓，也是沒有的——雖有，也是很少的，農村中更沒有基督教。但自從法帝國主義佔領了廣州灣以後，就不同了！農民經濟組織，被法和英帝國主義的洋貨和鴉片煙等來衝破了。如舊日農民取火是用火石的，今日用火柴了；舊日點火用花生油的，今日用火油了。此不過係一個明白的例子，其餘

還有很多很多！

英法帝國主義又利用一般反革命派壓迫農民，如幫助龍濟光、鄧本殷，先後盤據南路，剝削農民。這般反革命派、軍閥，都係住在廣州灣和香港；他們作惡的兇器——槍枝，多是英法帝國主義幫助的，及後龍濟光、鄧本殷先後失敗，法帝國主義復收留其槍枝。

這般帝國主義走狗——龍濟光、鄧本殷，怎樣壓迫農民呢？最厲害的就是設立種種苛捐雜稅：娶老婆有稅、人頭有稅，甚至牛豬鷄鴨也莫不有稅。并造出很多偽幣，農民損失尤甚。——尤不止此！法帝國主義者，復使一般走狗——軍閥——強迫農民種鴉片煙，不種就要殺頭。農民處此淫威之下，敢怒不敢言，更不敢不種鴉片，因種鴉片煙，就開出大飢荒來了。

去年五一以前，統計在六個月中，因被迫種鴉片煙而餓死者，不下十餘萬人。

在這個報告之中，可以看出帝國主義侵略的四個要點：一、經濟侵略——原料的掠奪與商品的推銷；二、勾結軍閥反革命派，榨取農民；三、勾結土匪、供給槍枝，並許其在其治下公開活動；四、文化侵略——基督教及教會教育的盛行。

而這種侵略的結果，農村經濟遂開始急激的破產。

徐聞一縣，人口有二十八萬，人被土匪殺死了十九萬，逃亡了四萬，未死者食樹葉，面色黃瘦，形同死人。」

本營，前二年，無論何時，都有二萬幾千人以上，麇集廣州灣；其中最多痛苦的，却為雷州農民，該農民餓死的被土匪殺死的，至少有三十萬人！

# 新生命月刊

第一卷 第二卷 合訂 本

每卷布面精裝二冊 每冊實價一元二角

